

博物视野里的

鲁迅

顾音海 著

上海鲁迅纪念馆

奔流
丛 书

上海鲁迅纪念馆

奔流
丛书

博物视野里的
BOWU SHIYE LI DE LUXUN

鲁迅

顾音海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物视野里的鲁迅/顾音海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丛书)

ISBN 978-7-5326-5336-2

I. ①博… II. ①顾… III. ①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1251 号

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丛书

博物视野里的鲁迅

顾音海 著

策划统筹 朱志凌

责任编辑 徐 盼

封面设计 楼微雯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邮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 页 4

字 数 198 000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6-5336-2/K·1120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021-31069579

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郑 亚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东 乐 融 乔丽华

李 荣 李 浩 郑 亚

施晓燕 顾音海 高方英

目 录

- 1 从古版画、汉画到新兴木刻
——鲁迅学术、创作与美术活动的关联
- 17 上海的“浮华”与都柏林的“瘫痪”
——鲁迅与乔伊斯对“城市人”的精神观照
- 27 鲁迅对北方历史考古的关注与思考
- 37 故事性与普及性
——兼谈鲁迅对连环画的提倡
- 47 关于《故事新编》初刊本
- 59 鲁迅的字
- 75 鲁迅零星手迹的几点介绍
- 91 鲁迅与九华堂笺纸
- 99 鲁迅与图书装帧设计
- 107 鲁迅北新书局版税收据所见欠款事件
- 113 周氏兄弟的生物情怀
- 135 《塞耳彭自然史》与欧洲版画的博物学传统
——兼谈鲁迅与周作人的插图鉴藏

- 151 “狂人”之“狂”的艺术再现
——郭文景歌剧《狂人日记》的创作特点
- 163 贺友直绘《白光》中陈士成形象的塑造
- 175 朝花嘉卉说“陀莱”
- 183 连环画《鲁迅纪念馆》引出的故事
- 189 鲁迅与李桦的木刻创作
- 201 谈谱录类版画书目
- 209 《梅花喜神谱》的意义与影响
- 223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插图意义
- 241 汉画“虎”主题文化考察
- 265 从《华尔腾》到《瓦尔登湖》
——兼谈《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对美国文学的
译介
- 279 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传统学术的转型
——以博物学及博物馆兴起为例
- 295 后记

从古版画、汉画到新兴木刻

——鲁迅学术、创作与美术活动的关联

作为学者、作家、美术活动家的鲁迅，其治学、创作和审美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鲁迅在上述三个领域的活动与建树，是发乎个人兴趣，立于时代背景，定于个人志向的结果；三者间有着某些因果关系，有交互影响，涉及鲁迅个人志趣和学术取向的形成。具体来看，是由古籍插图、石刻文字与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到新兴木刻的表象，折射出研究小说史、文字史，从事文学创作与翻译，推动版画创作等的意义，体现出鲁迅的远见卓识和文艺观。而这些活动的关键词，所贯穿的主线，似乎可以提炼为“镌刻”二字。一木一石，生发出鲁迅伟绩的种种内涵，也是了解、研究鲁迅的一条重要线索。

鲁迅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知识吸纳阶段，最先接触到的是古籍插图，亦即古代版画，激发了对线描艺术的敏感性，留下了对木刻文字与图像的深刻印象。古籍插图对鲁迅的知识积累、兴趣养成影响至深。这类读物，按不同内容分别包括：自然类的《花镜》《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天下名山图咏》，人物类的《百将图》《于越先贤像传赞》《剑侠传》

《百美图咏》《二十四孝图》《阴鹭文图证》《晚笑堂画传》，小说类的《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荡寇志》《封神榜》《聊斋志异》《绿野仙踪》，戏曲类的《天雨花》《义妖传》，美术类的《海上名人画稿》《芥子园画传》《古今名人画谱》《点石斋丛画》《诗画舫》，还有那部著名的《山海经》。这些书籍大部分是木刻版，插图便是传统的木刻版画，集绘画、雕版、印刷技艺于一体，通过欣赏，大可了解古人的绘技，雕刻上木味刀味的优劣，印刷装帧的美妙；而通过用半透明的荆川纸罩在原书插图上描摹，又可体验白描笔法的奥妙和动笔的乐趣。至于内容，也因插图的关系而吸引着少年鲁迅去阅读。比如，鲁迅最早得到的《山海经》，刻印粗拙，几乎全用直线凑合，动物的眼睛竟然作长方形；书虽然粗劣，而构图的想象大胆，引发了鲁迅对精湛刊本的渴望与鉴别，何况其中的神奇内容，对一位少年而言自然颇具吸引力。这些书籍中有少量是照相石印本，虽然少了木刻的味道，但对于传播中国画线描技法甚至写意效果，都功不可没，足资欣赏。另外，鲁迅童年床头张贴的年画（浙江称“花纸”），有“八戒招赘”“老鼠成亲”之类内容，一般是民间流行的套色木刻版画，同门神、灶神一样，与书籍插图相比虽然显得粗率，却往往不乏大巧若拙式的质朴。鲁迅对于这些图像的爱好，从美术角度看，是积累了对白描线条、雕刻设计、刀工木味的鉴赏经历，对人物形象塑造的认识；从个人品位和趣味看，是培养了对民俗、民间、地方乡土特色工艺美术的情感；从内容看，又激发了对自然风物、绣像小说和历史的关注。总之，要说起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在此“读图



鲁迅藏笈

阶段”的鲁迅，已渐渐走近木刻，聚焦于线条，初尝美术的魅力。

鲁迅在中年时代，关注石刻文字与图像，钻研文字变迁、书法及黑白对比的块面艺术；其中最突出的是关注汉代石刻画像，对石刻图像的收集、研究贯穿终身。张望说：“鲁迅先生早年在其故乡绍兴时，就锐意搜集古砖和瓦当，耗费了十多年的岁月。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将这些收集所得编成《俟堂专文杂集》。……这本专文杂集，记述了鲁迅先生当年锐意搜集故乡的古砖瓦当和拓片的艰苦过程。继之在北京又收藏和辑录过汉画像、汉碑帖、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等等。”^①鲁迅收集研究石刻图文，虽然有延续、发展个人钻研古物兴趣的因素，但已经不是由单纯的兴趣出发而行事。

鲁迅对图文的阅读、收集和研究，由木刻扩展到石刻，由古籍而碑版摩崖，是对古代文献内容、文字变化、镌刻技艺、书法艺术探索的自然而又理性的上溯，有特定的学术背景和生活环境。木刻本图籍实物最早不过唐代，一般宋本即被视作珍宝；而探讨文字、镌刻工艺的源头，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甲骨金文时代。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汉简等的发现与研究，古遗址的科学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结合固有的金石学传统、乾嘉考据学成就，石刻图文日益受到重视。石刻文献方面，自清末民初以来，无论保存于

① 张望：《鲁迅与汉画像——兼谈〈俟堂专文杂集〉的古画砖》，《美苑》1984年第3期。

地面或经考古发掘所得,无论碣、摩崖、碑、石经,皆整理成就斐然。嘉庆七年(1802)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十二卷刊行,为全国金石总目,继而有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五卷、罗振玉《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刘声木《续补寰宇访碑录》二十五卷;王昶《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收周秦至宋辽金金石铭刻一千五百余种(以石刻为主);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补充、订正《金石萃编》,较为丰富完备;张钫《千唐志斋藏志》,收西晋至民国墓志拓片 1 360 件。石刻图像方面,就其中的大宗内容——汉画而言,最早是南宋洪适在《隶续》中首开摹录先例,清乾隆以后著录更多。入民国,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的收集与著录在清代基础上又有发展,有影响的著录或考释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如中华书局 1933 年版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 1937 年版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燕京大学考古社 1936 年版容庚《汉武梁祠画像考释》等。上述资料,出版于鲁迅生前的,鲁迅基本都购藏研究,这也是对重视金石之学的文化传统作的学术考量。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时,既经常去古玩店买古砖,又同时考察绍兴周边古迹,总是随身携带拓碑工具。作为学者的鲁迅,极为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收藏,他 1936 年 7 月 7 日致赵家璧的信里就谈到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有关本业的东西,采集、访求亦在其列。所以,鲁迅此举,有继承传统文人治学的因素,也显示出鲁迅与传统文化深刻的精神联系。

鲁迅在京期间的收集石刻,抄录碑文,也有局势、心境的因素。据许广平回忆:“他留意于古代艺术,而这艺术之

最真实的,石刻亦其中之一。在一九一五——一九二二年,国内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政治不入轨道,侦探满布,公共场所,贴满‘莫谈国事’的标语,真是大有‘道路以目’,‘属垣有耳’之概。先生是热情而又正义感非常浓厚的,深维革命的实力尚未充备的北平,个人徒托空言,无补于事,所以退而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①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抄碑的目的》一节说:“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系统……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在这种情形下,鲁迅“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②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那段时间,既是他一生中心境晦暗的时期,也有蓄势的一面。有研究者认为,鲁迅那段时期抄写古碑文,整理《嵇康集》,刻“俟堂”石章,“从春秋以来,主要是魏晋时代人物事迹的‘典实’中汲取了强烈的复仇精神。……使他透过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外表,剥离出‘金刚怒目’式的精神内涵。从而‘窃得了’

①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续·关于汉唐石刻画像》,《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载《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点爆封建堡垒的‘火药’，向一切封建伦理复仇，刨开千年专制文化的‘祖坟’，重造民族精神与性格。……并最终挣脱了‘魏晋感受’，取得了与五四文学的内在精神联系。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他重新重视起来，启蒙的烈火在他胸中燃烧。无疑，这时期的工作使鲁迅完成了从传统中来到传统中去，又从传统中走出的彻底反传统的蜕变。这样，鲁迅介入‘五四’只需要一个契机……”^①这个观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鲁迅供职教育部，以今日观之，主管的是社会文化工作，含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学、音乐、演剧等领域，因而调查、保护、收集和整理古物也是职责所系。鲁迅 1919 年 9 月 22 日日记：“晴，午后晏。同陈仲骞、徐森玉、徐吉轩往市政公所议公园中图书馆事。”^②这是在通俗图书馆改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后，为处理双方矛盾而进行商议。同行者中徐森玉是誉满学林的古籍善本、碑帖专家，时任统计科秘书，鲁迅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二人同被任命为佥事。徐氏的鉴别功夫，当时是首屈一指的，“试看向来睥睨自得、旁若无人的胡适，每有古籍版本的疑难，就常就教于徐先生。北京琉璃厂书肆的老板们，对其版本学上的独具慧眼，亦都慨然叹。”^③鲁迅和徐森玉既是同事，志趣亦相投，经常同往琉璃厂访书寻拓本。徐森玉回忆道：“北京

① 肖振宇：《苦闷的精神标记——鲁迅辑校古籍、抄古碑原因新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

② 《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邓啸林：《鲁迅与徐森玉》，《图书馆杂志》1985 年第 4 期。

尼古拉·果戈理 著

死魂靈

一百圖



阿·馬克西莫夫 繪

三國書店發行

1946·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36

《死魂靈一百圖》封面

琉璃厂是鲁迅常到的地方,有时他发现了较难得的书籍,便邀我一起去。也时常送一些拓片给我。在他每月的开支中,书费支出占了很大的部分。他购置书籍,其目的并不在于珍藏,而是真正的读书。他读书之广,使我们当时感到惊奇。更重要的,鲁迅读书能跳出古书的圈子,拿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做到了‘古为今用’。那时,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其观点的正确和论点的新颖,实在使我们折服。他对于一些经济力量不能购买的书籍和难得的本子,往往亲自整部整部的抄录下来。”^①鲁迅对当时的教育部是很有看法的,后来在《反“漫谈”》里所讽刺为“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②而他自己,在当时那样的风气下,坚持办实事,尤其在业务上,是将工作与个人志趣结合起来,不断研读、思考。

最重要的一点,鲁迅收藏、研究石刻时,其文艺观已经形成,美术的作用至关重要,艺术史成为自觉的探索。鲁迅提倡文艺运动,最初的内容就是文学和美术,尤以美术的自觉更加占先。他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译《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与陈师曾一起筹办儿童美术展览会,都是践行美术教育的活动。

鲁迅日记所载整理拓本的数量为:碑碣 3 342 枚,造像 1 111 枚,墓志 368 枚,瓦砖 941 枚(日记记一包、一束、一分

① 徐森玉:《和鲁迅在教育部同事》,上海博物馆编《徐森玉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鲁迅:《反“漫谈”》,《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均同 1)①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鲁迅遗存历代拓本 5 100 余种,6 000 余张,石刻类包括碑碣、汉画像、摩崖、造像、墓志、阙、经幢、买地券,陶文类包括古砖、瓦当、砚、印。这批收藏,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整理编辑为《鲁迅藏拓本全集》,西泠印社近年已陆续出版,使我们得以了解鲁迅石刻图像收集的总体面貌。许广平回忆:鲁迅于“中国古代石刻画像探研,曾下过很多年的苦心。目下所保存的,除原拓碑帖画像外,又有先生亲自编好的《六朝造像目录》,及未完成的《六朝墓志目录》。另外还有些手写的画像缩写和从碑帖之类中抄录的字等。可惜限于资力,未能在他生时整理付印……”②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曾说:“对于画的爱好使他后来喜欢翻印外国的板画,编选北平的诗笺,为世人所称,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汉石刻画像终于未能编印出来,或者也还没有编好吧。”③虽然鲁迅没有直接完成汉画像及其他石刻资料的出版,但他通过对石刻所反映的古代文化信息的思考,从中汲取素材,在文字、神话、历史、文学史(尤其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自己的创作和书法实践等多方面都有建树。

石刻的辐射面非常广博。石刻文字方面的资料研究抄录,颇契合鲁迅撰写中国文字变迁史的计划,实际也造就了

①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佚名辑《鲁迅日记所载鲁迅先生整理拓本情况统计表》。

②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续·关于汉唐石刻画像》,《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周作人:《瓜豆集·秉烛谈》,岳麓书社 1989 年版。

鲁迅文人书法的面貌和气质。在鲁迅所收集的石刻文字拓片中,尤其注重魏碑,藏有魏碑拓片 110 余种,仅云峰、天柱诸山摩崖石刻里郑道昭一人的书迹拓片就有 39 种 43 枚,集中收藏于 1916、1917、1918、1921 年。鲁迅亲笔抄录、辑校的《登百峰山诗》即《郑道昭百峰山五言诗》《天柱山铭》《十三字残石》已分别收入《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关于云峰、天柱诸山刻石的准确数量和所在位置有关资料说法不一,如总数至多有 47、49 种之说;鲁迅虽购有 42 种,然其中《玄口青州刺题字》是罕见的,是 49 种目录中所没有的,这对研究云峰天柱诸山的刻石无疑是宝贵的资料。另外,在鲁迅手书的《金石资料》《碑稿》(原稿现存国家图书馆)中分别抄录有《郑述祖天柱山颂》《郑羲上碑》。魏碑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笔法上逐步由方饬转为圆润,是由汉隶到唐楷变迁的重要书迹。当帖学式微,法帖摹刻日趋末流,原汁原味的魏碑在汉字字体变迁及书法艺术发展中的历史及审美价值,不断得到近人如康有为的推崇。康有为上书不达,乃在北京南海会馆汗漫舫读碑钻研,写出《广艺舟双楫》;该书于 1891 年刊行,在包世臣扬碑抑帖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碑学理论与实践,广征博引,将变法思想赋予书法,形成完整的书学体系,在书法界影响巨大。鲁迅的书法,也是受碑体影响很多。他自幼临帖、抄书,推测可能习欧体,早年的字清瘦而不失娟秀;约自 1915 年起,读碑、抄碑以后,书风渐变,宽博从容起来,愈往后愈圆润自如。“从笔线韵质看,鲁迅后期书法以从容朴厚、不疾不滞、锋芒不露、骨气内含为主调。他似乎不计较一点一画的工与拙,却又经得起工与拙的挑剔